

专题

← (上接9版)

不容小觑的是,籍由这次500周年纪念,德国官方自二战以后,首次彰显出在文化思想上溯源、寻根的趋势。我们知道,由于历史原因,自从二战以后,德国人在构建统一的民族认同问题上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此次如此大规模地从近代早期寻找精神文化的源头,让人不由深思,这是某种意义上尝试重塑民族认同吗?或者这也是一种针对欧洲危机的应对策略?或者德国是在努力尝试以基督教新教精神为核心,领导和强化统一的欧洲认同?正如这次周年纪念,新教和天主教将缓和与对话作为中心议题,而这是一百年前所没有的。回过头来,欧洲危机最主要的问题何在?重塑统一的欧洲认同又有着什么样的意义?这段历史以及新教思想又能为解决这些问题带来哪些启示呢?

欧洲的危机及其应对策略

近几年来,伴随着中东、北非难民的涌入,欧洲的问题开始凸显,辉煌了数百年的欧洲,在动荡的现代局势中似乎有一些进退失据。关于种族、宗教、人口的讨论和冲突在欧洲已经成为了日常话题,而欧洲的未来,不仅因为欧洲大国内部千百年来来的博弈而混乱,更在面临巨大的外部撕扯。亨廷顿在上个世纪末提出“文明冲突”理论,今日虽未到兵戎相见的地步,但是多元文化、多元宗教接触与碰撞,也成为时代的大潮流,如何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实现稳定和平发展的秩序建设,尤其是如何应对眼下最具挑战的难民危机,恐怕是德国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在此背景下,对话、自由与宽容成为思想界

的主流。基于当下的问题,理论先行,学者们怀着浓厚的现实关怀在理论上首先尝试发声。

主流观点强调包容与共存,提倡民众对于不同的宗教与文化持包容态度。欧洲思想界一位特别有影响力的学者Franco Buzzi在他的书中(*Toleranz und Religionsfreiheit in der Moderne*)专门对此做出分析,并提出社会-政治的认同必不可少,也即在此过程中世俗力量的介入也是必不可少。对于500年前的基督教教派,需要学习的是尊重彼此的教派选择,包容这种多样性,并在此基础上逐渐建立自由的个体的思想。这是一种根本上的价值观念的改变,并由此推动了政治、社会与文化领域乃至整个时代的共同转变。其中最根本的就是人的尊严被放到至上的地位,在这一点上,没有任何一种宗教是它的源头。这点成为现代世俗化社会的意识形态准则。以彼时的教派多元化应对今日更广义的多元化,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从历史中寻找经验与教训,正是此次纪念如此盛大的一点内在原因。

与此同时,保守主义派的学者也发出了自己的声音。2017年10月,欧洲十位保守主义倾向的知识分子,因为对欧洲政治、文化和社会时局尤其是对欧洲精神的共同关切而走到一起,以九种语言同时发布一份联署《一个我们能够信赖的欧洲》(《巴黎声明》),表达了他们对目前欧洲危机的看法,以及对欧洲未来的原则性构想。这种声音的出现,及其或沉寂或喧哗的后续效应,都折射出了欧洲思想与政治的复杂局面与前景。

他们认为欧洲正在幻相、自欺与扭曲的意识形态中,把自身的文明遗产挥霍殆尽。正如文中的表达:“虚假的欧洲把

自己歌颂为一个普世共同体的先驱,但实际上,它既谈不上普世,更称不上是一个共同体。他们受惑于一种对进步的必然性的迷信,相信历史站在他们一边,没有能力去承认他们建构的‘后民族’(post-national)、“后文化”(post-cultural)的世界存在着各种缺陷。”因此,这些作者们提倡捍卫真实的欧洲。他们的倡议本文提要如下:

1) 基督教根基滋养着欧洲。真正的欧洲肯定每一个个体的平等尊严,无论性别、等级或是种族。这也是从基督教的根基中生长出来的。正如基督教今日的遗产:公正、怜悯、仁慈、宽容、和解、仁爱。基督教促进了文化的统一。基督教会普世的精神帝国为欧洲提供了文化上的统一性。

2) 民族国家与多元一体并不矛盾。保守主义者们认为民族国家是欧洲的标志,真实的欧洲是欧洲各国族的共同体,拥有各自的语言、传统和边界,但仍然承认相互间的亲缘关系,即使身陷分歧甚至战争。这种多元一体是欧洲特质,弥足珍贵。过去的历史确证了欧洲作为一种正当意义上的世界级文明的深度和力量。他们并不谋求帝国式的强加于人的大一统。相反,欧洲的世界主义认为,对国家的热爱和公民的忠诚可以扩展到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欧洲的理想是团结一致,它基于对同一种法律体系的认同,该体系审慎节制,适用于所有欧洲民族。

3) 民粹主义应该被介入。由于所谓“民粹主义”的兴起,今天的欧洲存在很大的焦虑。保守主义者认为,欧洲需要依赖她传统的深刻智慧,而不是依靠简单化的口号和分裂的情感诉求。在新的政治现象中,许多“民粹主义”都代表一种对虚假欧洲之暴政的有益反叛。

4) 反对物质主义与隔绝的个体主义,重建公民信任与社会凝聚,反对虚假的普世主义。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欧洲的统治阶层为应对气候变化而努力,规划更加具有



维滕贝格的路德故居,今路德博物馆

全球整合性的市场经济、协调税收政策、推进性别平等的进步,可谓功劳赫赫。但是,欧洲社会正在被严重损耗。公民信任与社会凝聚并没有复苏。如今,欧洲被一种毫无目标的物质主义所支配。个人主义使欧洲人彼此隔绝。

可以看出,《巴黎声明》对于欧洲现实的深切关怀。与主流知识分子一样,双方都看到了同样的问题,主流选择多元一体的宽容价值观念,并积极构建解决当下问题的新的秩序框架,而保守主义者则从反面以相对激烈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解决意见与态度,然而,他们的很多意见一定程度上是一致的。例如在回归新教传统、探寻文化之根方面,主流观点不仅与保守主义者并无不同,而且此次宗教改革500周年纪念,德国寻根新教精神、尝试构建统一的民族认同,乃至以基督教为核心的统一的欧洲认同,已然是一种现实的践行。但是在构建共同价值上,二者的观点有着很大的差异。

面对“民粹主义”的声音,保守主义的态度相对宽和,认为“民粹主义”作为一种构建“虚假欧洲”的反对声音是有益的,更易于拉回后者的盲目与虚假。然而这种观点落实于政治现实,不同的欧洲国家所作出的反应也是不同的。奥地利的近期执政,则不得不说是“民粹主义”的色彩浓厚,而德国无疑是站在对立面,正如主流思想所倡导的那样,努力构建开放、包容的现代社会。

结语

总体上来说,宗教改革500周年纪念为追寻德国乃至

欧洲文化的精神根源提供许多起点,这也许是后现代社会构建“国家认同”、“民族认同”的某种反向必然趋势。正如保守主义者所说,“后民族、后文化的世界存在着各种缺陷,他们无视甚至攻击欧洲的基督教根基”。也许正是这种攻击刺激了强化基督教传统、重塑民族精神认同的需要。与此同时,此次纪念也是公开反思当代德国和欧洲社会的状况,以及重新思考新教传统、文化和教会能为社会发挥什么样的积极作用的机会。一个意识到其文化印记的社会也可以为另一个陌生人提供空间,但要保障其国民没有感觉到威胁。更重要的是,多元宗教背景下的群体的和平共处有赖于对统一的秩序框架的认同,如何构建这种秩序框架,也许恰恰是500年前的宗教改革能给当下带来的最大启示。正如默克尔在庆典上的讲演所说:

我们不会忘记,宗教改革不是一段和平的历史,它引发了长时间的冲突,教派之间的战争连绵百年,为欧洲带来了可怕的灾难。正是在这样一个过程中,我们学会了在人的需求与秩序的基础上,寻求不同教派之间的共存方式。因此,可以说宗教改革直接导向了将信仰问题放在一个世俗秩序——即国家的法律保障体系,这一结果。……历史告诉我们,一起思考这方面的自由和宽容是多么重要。但是,有一点也必须同样清楚——只有我们根据普遍接受的适用于所有人的规则行事,才能发挥作用。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历史系)



1617年,路德改革百年纪念时印行的宣传画,正在维滕贝格教堂门口刻写论纲的路德。